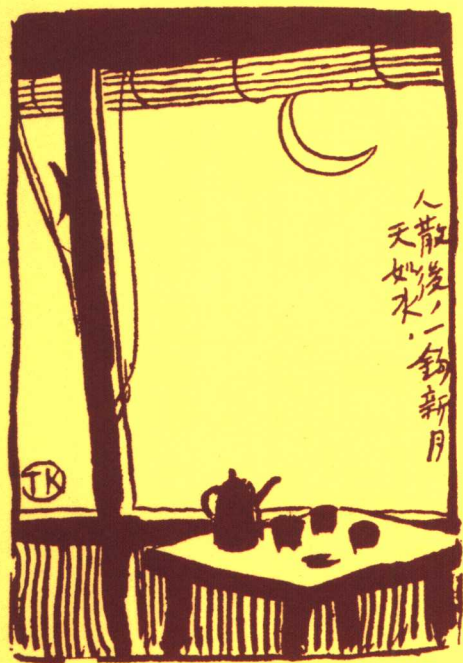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月如水

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

陈星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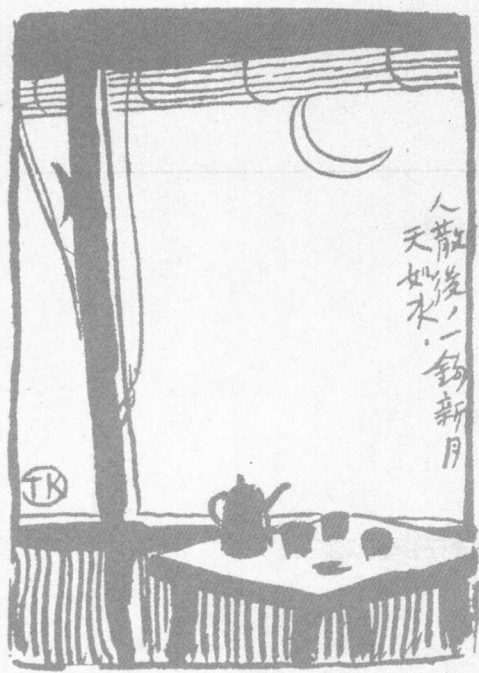
疏朗的几笔墨痕，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，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，桌上是一把壶，几个杯，天上是一钩新月……

——郑振铎评丰子恺漫画

新月如水

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

陈星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月如水: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/陈星著. —北京:
中华书局, 2006

ISBN 7 - 101 - 05281 - 9

I. 新… II. 陈… III. 丰子恺(1898~1975) -
生平事迹 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2895 号

书 名 新月如水——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

著 者 陈 星

责任编辑 祝安顺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

印 数 1—7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 - 101 - 05281 - 9/K · 2356

定 价 20.00 元

作者简介

陈星，杭州市人，生于1957年，现任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·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。著有《弘一大师考论》《丰子恺漫画研究》《说不尽的李叔同》《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》《白马湖作家群》《重访散文的家园》《隐士儒宗马一浮》《广陵绝响——历代音乐佳话》《赏心悦目——漫画品读笔记》等。

《说不尽的李叔同》 陈星著 28.00元

《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》 陈星著 25.00元

《新月如水：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》

陈星著 20.00元

责任编辑 祝安顺 (zhash98@126.com)

封面设计 丰 雷

序：热心的“导游”

丰一吟
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这两句古诗完全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。我过去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，其实对他并不完全了解。我似乎只看到丰子恺是我父亲，却没有看到他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影响；没有注意到他笔下曾写出、画出那么多的作品；没有了解到祖国的天南地北，甚至越出国境，到处都有他的虔诚的私淑者、读者、研究者。

现在，父亲离开我已三十多年了，这些年来，蒙出版社的关注，父亲的文集、漫画全集相继出版。我也通过收集资料、读者来访更进一步认识到庐山真面目原来是如此雄伟多姿。我面前是一片眼花缭乱的美景。有那么多人希望我当“导游”，我应接不暇。虽然，我也曾写过父亲的传记《潇洒风神》，也编辑过不少父亲的文集和漫画集，眼下也在断断续续地写着我与父亲的书，但一方面因为我年岁已大，写作的速度缓慢，另一方面，自我有知识起直到父亲去世，一直生活在庐山之中，既看不见它的真面目，又没有功夫去全面了解山中究竟有哪些峰峦岩崖、大道小径、古木老林、奇花异草。我常想：反正我身在山中，随时可以了解。我怎么会料到庐山忽然被乌云遮蔽，撇离我，永远消失了。以前认为随时可以了解的事，就此烟消云散了。几十年来，美术界、文学界、音乐界、宗教界，常有人来找我，要我当“导游”，而我是那么吃力，父亲的知识面太广了，我确实应接不暇。然而，我终于感到自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。

在这些希望畅游于父亲的艺术世界里的人之中，有一位“旅游”欲非常旺盛的人，他就是本书的作者陈星。1982年，他通过我在杭州的三姐丰宁欣的介绍，与我相识。

陈星为人热情，精力充沛，办事极其认真。我们相识不久，就成了熟朋友。我提供给他的资料，他很快地消化了。他食量大，还不够。他在大学里工作，便干脆趁假期来上海，把我家当作了图书馆。对于某些资料，他似乎掌握得比我还熟悉。我的房间虽然藏着许多卡片和资料剪贴本，但我因记性不好，常常忘记资料的出处。他却看后印象很深，所以有时我反过来要求助于他。我们配合得很好，又曾合作写过论文。

近些年来，陈星收获不小，他总是不断地把他自己的研究文章寄来给我。这些文章几乎涉及了父亲在艺术上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时期的活动。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记录父亲与他的师友们交往的汇集。据作者自己说，这项成果是应中华书局之邀而写的；而我想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，读者定会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为人和性情。前面我说过由我来当“导游”是吃力的，那么，我现在高兴地向大家推荐一位热心的“导游”——陈星，而这本书则是一张再好不过的“导游图”了。我相信，随着这本雅俗共赏的著作的出版，必将有更多的人能加深对父亲的了解，父亲在九泉下有知，一定会捋须微笑。

以上内容我在1987年陈星的第一本书（《丰子恺传》）的序言里已经讲过。由于年迈而忙碌，我无时间为这本新书写序。为此，我只能将旧文略加改动，聊作“新序”。时光已悄悄逝去了近二十年，但以上内容仍然适用。在陈星的第一本书出版后的十年，也就是1997年，他在杭州师范学院成立了弘一大师·丰子恺研究中心，几乎是将全部的心力投入到弘一大师和丰子恺的研究事业之中。他似乎从来不知疲倦，一如既往地热心于“导游”工作。社会对弘一大师·丰子恺研究中心的高度评价自不必说，而陈星的努力也因此被广泛认可。

2006年7月8日于上海

目 录

序：热心的“导游” 丰一吟

师生情怀

- 清空朗月——丰子恺与李叔同 2
- 仁者情怀——丰子恺与夏丐尊 22
- 天涯麟凤——丰子恺与马一浮 39
- 师徒之谊——丰子恺与钱君匋 64
- 师生合作——丰子恺与吴朗西 69

同门与同人

- 一饭之绝——丰子恺与曹聚仁 74
- 同门师兄——丰子恺与刘质平 78
- 桐阴画友——丰子恺与沈本千 81
- 儿女深情——丰子恺与朱自清 86
- 开明同人——丰子恺与章锡琛 93
- 良心善念——丰子恺与广洽法师 97

- 立达元勋——丰子恺与匡互生 106
- 童心跳跃——丰子恺与俞平伯 116
- 艺术知音——丰子恺与陈之佛 122
- 一钩新月——丰子恺与郑振铎 126
- 潇洒风神——丰子恺与叶圣陶 131

文友与艺友 135

- 兄弟之异——丰子恺与周氏兄弟 136
- 风流儒雅——丰子恺与郁达夫 144
- 论语八仙——丰子恺与林语堂 147
- 慈悲心肠——丰子恺与许钦文 150
- 拭去唾沫——丰子恺与柯灵 154
- 诗画之交——丰子恺与苏步青 159
- 访梅赏兰——丰子恺与梅兰芳 162
- 秀气长存——丰子恺与刘海粟 166

附录：异国艺缘 169

- 感动心眼——丰子恺与竹久梦二 170
- 新鲜趣味——丰子恺与露谷虹儿 177
- 艺术神交——丰子恺与泰戈尔 181
- 文化互交——丰子恺与内山完造 1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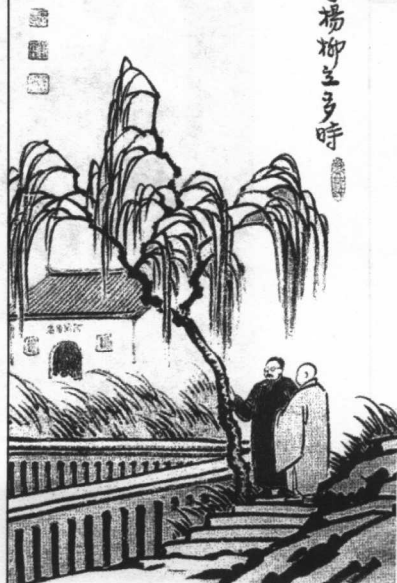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188

师生情怀

今日吾来师已去 摩挲杨柳立多时

戊子年冬 游厦门鼓浪屿普陀寺
广洽上人承指示

弘一大师故居在菩提埭
作番志感即呈
上人恩存 曹子澄



【清空朗月】

——丰子恺与李叔同

1914年的夏天，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故乡浙江省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毕业。他来到省城杭州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，结果甲种商校取第一名、第一中学取第八名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取第三名，三校同时录取。丰子恺最后下决心选择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，一是尊重母亲的意愿，二是自感此校规模宏大，似乎更



●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丰子恺

可以满足其求知的欲望。在这所学校里，丰子恺遇上了李叔同——这位与他因缘最深的良师。

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，有像校长经亨颐和李叔同、夏丏尊、姜丹书这样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。他们一心一意地治校办学，使该校学风纯正，民主气息浓厚；又由于李叔同等人的提倡，学校里的师生对艺术科教学都十分重视。学校设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；有四面临空，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

中,拥有两架钢琴、五六十架风琴的音乐教室。学校里的图画、音乐课在课表中虽然按规定课时进行,然而课外图画、音乐学习时间却比任何科目都多。每天下午四时以后,满校琴声悠扬,图画教室里也总有许多学生在练习绘画。其情景,宛若一所艺术专科学校。

在这样的艺术文化氛围里,丰子恺开始师从于李叔同,接受正规的音乐和绘画教育。

对于老师李叔同的最初印象,丰子恺是这样描述的:

我们走向音乐教室(这教室四面临空,独立在花园里,好比一个温室),推开门去,先吃一惊,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。以为先生总要迟到,而嘴里随便唱着、喊着,或笑骂着推开门来的同学,吃惊更是不小。他们的唱声、喊声、笑声或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,红着脸,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。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,看见李先生高而削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,露出在讲桌上,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,细长的凤眼,隆正的鼻梁,形成威严的表情。

这副相貌,用“温而厉”三字来形容,大概差不多了。讲桌上放着点名簿、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,粉笔。钢琴衣解着,琴盖开着,谱表摆着,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,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……

● 丰子恺题李叔同在俗时留影



李叔同上课非常严肃认真，他总是在上课之前，先在教室的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节课所授内容，然后端坐在讲台前静候学生们的到来。他的这种认真精神，就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。每到上他的课，学生们个个提前入室，从未有人敢迟到。丰子恺自然不会被列入顽皮学生之列，李叔同这种“温而厉”的神态举止，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早在丰子恺的儿童时代，他就曾接触过李叔同创作的歌曲。那是李叔同于1905年在上海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的一首《祖国歌》。此歌选用中国民间曲调《老六板》填词，很合大众口味，一经发表，不胫而走，风靡一时。1910年的时候，丰子恺还只有十三岁。他在故乡的小学里读书时，金可铸老师就教他们唱这首歌，还组织了一大批同学排着队、打着龙旗、吹着喇叭、敲起铜鼓，一面高唱《祖国歌》，一面宣传用国货。当时的丰子恺既不认识李叔同，也不知道这歌曲的作者是谁，只觉得唱起来颇能激发起爱国情怀。如今他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方才认识李叔同，也才知道他自己儿时所唱的《祖国歌》正是眼前这位“温而厉”的老师李先生的作品。所以，丰子恺从一开始就对李叔同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。

丰子恺在认识李叔同之初，其心中的敬畏之情自然还处于一种表层的直觉阶段。但这种直觉，很快就被因更深入的了解、频繁的接触所产生的内在价值评判替代了。这种价值评判一旦在丰子恺的心中确立，并决心跟着李叔同专攻艺术科，此后，他似乎变换了一种形象。这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以前学期考试连列第一，此后一落千丈，有时竟考末名，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，平均起来，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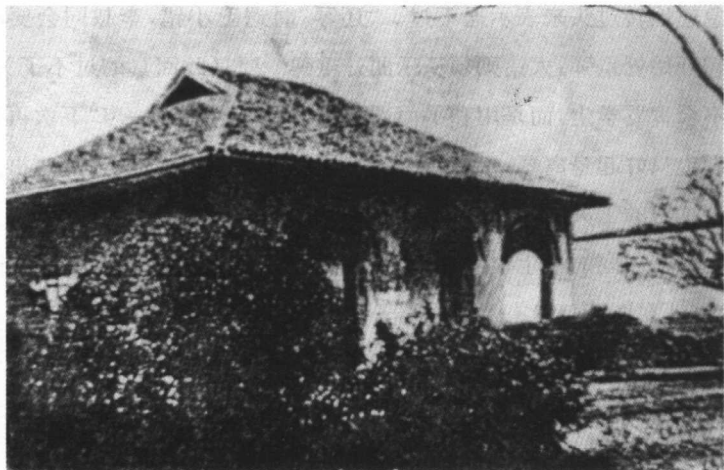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在入学之初，原梦想自己能跟从一位“我所钦佩的博学国文先生研究古文，或进理科大学研究理化，或入教会学校研究外国文”。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这些念头而把兴趣转移到艺术方面的呢？当然就是李叔同的魅力。

以往，丰子恺对自然界的物象也有过思考。他闲时注视眼前的

事物，例如天上的云，墙上的苔痕，桌上的器物，别人的脸孔等，他的心常常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淡之度而活动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与情趣，觉得一切形状中，其线条与明暗都有很复杂的组织和条理，仔细注视而研究起来，颇有兴致。然而，这些事在当时的丰子恺看来还只是兴趣而已，他相信这世上大概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去探究这种学问的。可是当李叔同教他们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后，丰子恺恍然大悟到这就是自己平日闲看眼前事物时所经常作的感想。当李叔同指着石膏模型说：“你看，眉毛和眼睛是连在一块的，并不分明；鼻头须当作削成三面形，这一面最明，这一面最暗，这一面适中；头与脸孔的轮廓不是圆形，是不规则的多角形，须用直线描写，不过其不甚显著”的时候，丰子恺意识到：原来世间居然就有研究这些事的学问。

丰子恺终于体会到绘画与英数理化的滋味不同。于是他对绘画之道有了兴味，竟慢慢疏远其他的功课，而把精力投入到绘画练习之中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绘画技艺大有长进。他有时环顾一下教室，发现其他同学居然还没人能比得上自己。他一时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。他慢慢地学会了弹钢琴、画素描，还跟着李叔同习篆刻。当时学校里有“桐阴画会”，丰子恺居然成了画会的负责人。

◎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音乐教室



丰子恺得到了李叔同的器重，但这首先是因为他在李叔同那里经受

了十分严格的训练。所谓“还琴”，多少可以说明问题。

当时，李叔同每星期给学生上上一次弹琴课。上课时，他先把新课弹一遍给学生听。在稍微指导了弹法要点后，就令学生们各自回去练习。一星期后，学生须练得非常纯熟来弹给他听，这就叫“还琴”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不真是一所专业的音乐学校，“还琴”这一招并不是教务处排定在课程表内的音乐功课，但李叔同的要求高，做学生的也就只能遵循，觉得这课外的修业比其他正课都艰辛而严肃——这是丰子恺的亲身体会：“我每逢轮到还琴的一天，饭总是不吃饱的。我在十分钟以内了结吃饭与盥洗二事，立刻挟了弹琴讲义，先到练琴室内去，抱了一下佛脚，然后心中带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而走进还琴教室去。我们的先生——他似乎是不吃饭的——早已静悄悄地等待在那里。大风琴上的谱表与音栓都已安排妥帖，显出一排雪白的键板，犹似一件怪物张着阔大的口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而蹲踞着，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来到。”

李叔同很熟悉丰子恺弹琴的进度，每次看到丰子恺进来，都能翻出此日应还的一课。丰子恺“还琴”之时，李叔同并不逼近他，也不正面监视他的手指，而是斜立在离开他数步远的地方用眼睛斜注丰子恺弹琴的手指。要是按错一个键板，他会立刻知道，有时即便是用错了一根手指，他也会急速地转过头来表示通不过。“还琴”时遇上小错，李叔同会要求他从乐句开始处重弹，大错则须从乐曲处重弹。要是此回真的过不了关，李叔同不会责骂学生，而是用和平而严肃的语调低声地说一声“下次再还”，于是学生只好起身离琴，带着心中的一块沉重的大石头走出教室，再去加上刻苦练习的工夫。

李叔同的学生很多，毕业后成就卓越的也不少。但就李叔同个人而言，他在浙一师里有意重点培养的有两位，其中一位是在后来成为音乐教育家的刘质平，而另一位就是丰子恺了。

丰子恺在艺术上的每一个进步，李叔同都能注意到。当时丰子恺在年级中任级长。一天晚上，他到李叔同的房间去汇报学习情况，当汇报完毕正要退出时，李叔同叫住了他：“你的画进步很快！在我教的学生中，从

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！”

李叔同平时说话不多，一旦说了，都是十二万分的认真。聪明的丰子恺明白了老师的意图，他认为“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，他又是我们最敬佩的先生之一。我听到他这两句话，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，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”。果然，丰子恺从此“大变方向”了。关于此，丰子恺自己有一段十分神秘而又自感庆幸的谈话：

当晚这几句话，便确定了我的一生。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時，又不相信算命。如果记得，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，算起命来，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，因为从这晚起，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，把一生奉献给艺术，直到现在没有变志。

自从李叔同收了丰子恺这位弟子后，他开始给丰子恺开了“小灶”，从多方面提高丰子恺的艺术素质。李叔同是学西洋艺术的，那时候西洋艺术理论多从日本介绍进来。他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也耳闻目睹了日本文艺界的兴盛与活跃。于是他要求丰子恺在学习课程规定的

● 李叔同出家前夕与弟子刘质平（左）、丰子恺合影留念



的英文外，再苦修日文，并由他亲自利用课外时间作辅导。这样，丰子恺与李叔同的接触日益频繁，其深厚弥笃、永恒持久的师生情谊从此牢固地



● 初出家时的李叔同

建立起来了。

李叔同 1918 年正月皈依后，打算暂以居士身份修行。他眼下要做的，则是赶紧结束课业，准备在暑假后不再续任浙一师教职，这样便可专心念佛。他当然想到了丰子恺的继续深造。于是，他请夏丐尊接替他承担丰子恺的日文辅导，理由是自己没有功夫。他个人的生活，正像丰子恺所讲的

那样：“渐渐收缩起来”了。

李叔同也重视学生的人格修养。平时，在李叔同的案头，总放着一本明代刘宗周著的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《人谱》，并且还亲笔在书的封面上写着“身体力行”四个字，每个字旁又加上一个红圈。他经常对丰子恺讲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：“他红着脸，吃着口（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），把‘先器识而后文艺’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，并且说明这里的‘显贵’和‘享爵禄’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，应该解释道德高尚，人格伟大的意思。‘先器识而后文艺’，译成现代话，大约是‘首重人格修养，次重文艺学习’，更具体地说：‘要做一个好艺术家，必先做一个好人。’”可见，李叔同十分重视人格修养。丰子恺说：“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，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，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，真是胜读十年书，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。”

李叔同后来把《人谱》送给了丰子恺。丰子恺将其珍藏在故乡的书房内，后因抗战炮火，书与屋毁于一炬。丰子恺在逃难期间，在成都的旧书